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Michel Foucault

米歇尔·福柯著

知识考古学

谢强 马月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BIBLIOTHEQUE DE FRANCE

法·国·知·识·论·丛·书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知识考古学

米歇尔·福柯著

谢强 马月译 顾嘉琛校

Michel Foucault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M02/12

知识考古学/(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6 (1999.3 重印)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1170-0

I. 知… II. ①福… ②谢… ③马… III. 知识学: 考古
学 IV. 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709 号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知识考古学
作 者	[法]米歇尔·福柯
译 者	谢 强 马 月
校 对	顾嘉琛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 芃 孟华(以姓氏笔划排列)
责任编辑	倪 乐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8.625
字 数	157 千字
印 数	08,001—15,000 册
定 价	12.80 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与情感——犹如凭藉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

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味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藉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目 录

1	第一章 引 言
23	第二章 话语的规律性
23	1 话语的单位
37	2 话语的形成
49	3 对象的形成
62	4 陈述方式的形成
69	5 概念的形成
79	6 策略的形成
88	7 意见与结论
97	第三章 陈述和档案
97	1 陈述的确定

109	2	陈述的功能
134	3	陈述的描述
151	4	稀少性、外在性、并合性
162	5	历史的先验知识和档案
172		第四章 考古学的描述
172	1	考古学和思想史
179	2	独特性与规律性
191	3	矛盾
201	4	比较的事实
213	5	变化与转换
230	6	科学与知识
255		第五章 结 束 语

第一章 引言

迄今,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对长时段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犹如他们从政治事件的变幻不定中和有关它们的插曲的背后揭示出一些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不可逆过程、不间断调节、一些持续了数百年后仍呈现起伏不定趋势的现象、积累的演变和缓慢的饱和以及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历史学家们拥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改造过的,另一种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商品流通的定量分析、人口发展和减退的剖析、气象及气候变化的研究、社会学常数的测定、技术调整及其传播和保持的描述等。这些方法使历史学家们能够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已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

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透过这部动荡的由各届政府、无数次战争和饥饿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那些传统分析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关联?什么是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它们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能否确定某种整体性或者只局限于重建某些连贯?)如今已经被另一类型的问题所替代,应当将什么样的层次相互区分开来?应该建立何种类型的体系?对这些体系中的每一个体系应采用什么样的历史分期标准?什么样的关系系统(等级、支配、重叠、单一决定、互为因果)是可以描述的?能建立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应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确定事件的各自不同的发展?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那些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它们的特殊性可暂时不管)的学科,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它们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在这些学科中,人们的注意力却已从原来描绘成“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今天,人们正力图在人类思想长期的连续性中,在某一精神或某一集体心理充分的和同质的体现中,在某一竭力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在一开始即至善至美的科学的顽强应变中,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探测中断的偶然性。这些中断的地

位和性质多种多样。巴什拉^①曾这样描述过“认识论的条条框框与界线”：它们推迟了各种认识的不确定并合，打破了这些认识的缓慢的成熟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把这些认识从它们的经验论的根源和它们原始的动机中截取下来，把它们从它们的虚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因而它们在历史分析中就不再意味着追寻静默的起始，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测定合理性的新形式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冈奎莱姆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分析的模式，他的分析说明，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冈奎莱姆^②还对科学史的微观范畴和宏观范畴作了区分。在上述两个范畴中，事件及其后果不是按照同一方式安排的：因此，一个发现、一种方法的制订，乃至一位学者的研究和失败并不具有同样的偶然性，而且也不可能在他们各自的层次上被用同一种方式描述出来，因为它们无论在哪一点上，被讲述的并不是同样的故事。只有像历史这样的科学，才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随着历史的

① 巴什拉(1884—1962年)，法国哲学家。

② 冈奎莱姆(1904—1995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

本书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注。

出场而变化,这种再分配呈现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塞尔(Serres)在数学领域中刚刚提出了这种现象的理论。〕正像盖罗特(Guérault)对系统的构造单位所分析的那样:把影响、传统、文化连续性作为描述的单位是不妥当的,而内部一致性的、合理性的、演绎链和并存性的描述才是合理的单位。总之,最彻底的断裂,毋庸置疑,是那些由理论转换的研究实现的割裂,即在这种理论转换的研究“使科学脱离它过去的意识形态并用这种把过去作为意识形态来表现的方法建立某种科学”^①之时。除此之外,当然还应该补充一点: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也不是“团体”、“流派”、“世代”或者“运动”,甚至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

因此,如此历史分析将要面临的——正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就不再是弄清连续性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起来的;某种惟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并对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回

^①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68页。——作者注

收、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的。这不再是传统和印迹的问题，而是分割和限界的问题；不再是基础遭到破坏的问题，而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展开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历史的这种新形式正是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制订它自己的理论：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以什么样的标准区分这些我们涉及的单位：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作品？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本文？怎样使我们可以涉身的层次多样化？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断裂和自己的分析形式：什么是形式化的合理的层次？什么是解释的层次？什么是结构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性的确定层次？

总而言之，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

* * *

但愿这种交错倒置不至引起错觉。我们不能只凭表面现象就想像一些历史学科是从连续过渡到不连续，而另一些则是从不连续的密集变为不间断的一致性的一统天下；不能以为在政治、制度或者经济的分析中，人们对

整体的确定越来越敏感,而在思想和知识的分析中,却越来越关注差异问题;不能认为这两种重要的描述形式相互交叉起来却又互不相识。

其实,这些与前面提到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只是在表面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对文献资料提出质疑。请别误解:显而易见,自从历史这样的学科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文献了。人们查询文献资料,也依据它们自问,人们不仅想了解它们所要叙述的事情,也想了解它们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了解它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这些问题中的每个问题,以及这种对考证强烈的批判性的担忧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这些文献所叙述的事情的基础上——有时是只言片语——重建这曾经是文献的来源,而今天却远远地消失在文献背后的过去。文献过去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的印迹虽已微乎其微,但还是有幸可以辨认出来的。然而,历史通过某种并非始于今日,但显然尚未完成的变化改变了它相对于文献的位置。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

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体系和某些关联。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书籍、本文、叙述、记载、条例、建筑、机构、规则、技术、物品、习俗等等),这种物质性无时无地不在整个社会中以某些自发的形式或是由记忆暂留构成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自身也许享有充分记忆优势的历史来说,文献不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就一个社会而言,历史是一种赋予它与之不能分离的众多的文献以某种地位并对它们进行制订的方法。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

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却与考古学十分相似——它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首先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表层效果:在观念史中的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所说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事实上,后者就其传统形式而言,旨在确定事实之间或者过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关系、循环确定关系、对立关系、表达关系):体系已经建立,就得确定各个因素之间的邻界。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体系:确定每一体系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体系中的体系或是某些“范围”: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和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由此产生了不仅要区分重要事件(及其一连串后果)和那些无足轻重事件的必要性,而且要区分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的事件类型的必要性(哪些是瞬间的,哪些是中等时间的,例如技术传播或货币减少;哪些是属于慢节奏的,如人口的平衡,或者逐步调整经济以适应气候变化);由此产生了使罕见的或者重复事件构成的粗测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当代历史中长时段的出现不意味着向历史哲学、世界的洪荒时代或者向由各种文明的命运所规定的那些阶段的回归,它的出现是在方法论上慎重制订体系的结果。不过,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样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

的结果：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体系的个体化，这些体系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这样，在这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这部人们一直追根溯源直至开天辟地的编年学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并且是某种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模式所不可缩减的。

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像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它在历史分析中身兼三种职能：首先它构成历史学家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历史学家勉强从他所要研究的材料中接受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应该，至少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假设，区分分析的可能的层次，适用于每一层次的方法，以及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不连续性还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学

家的分析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不连续性最后是研究工作不断进行阐明的概念(而不是在两个肯定形态之间把它当作一致的无差别的空白而被忽略)。根据人们对它指定的范围和层次,不连续性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功能:因为当我们在描述认识论的界限、人口曲线的逆转,或者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时,我们所言及的不是同样的不连续性。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在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性。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事实上,断裂作为对象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亦即它自身的历史——如果不以这种断裂为起点,历史学家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从障碍到实践中;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